柳州文鈔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 ◄

柳州文鈔
卷十

► 卷十一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十 • 雜著

乞巧文

柳子夜歸自外庭，有設祠者，{衍食}餌馨香，蔬果交羅，插竹垂綏，剖瓜犬牙，且拜且祈。怪而問焉。女隸進曰：「今茲秋孟七夕，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。邀而祠者，幸而與之巧，驅去蹇拙，手目開利，組糸任縫製，將無滯於心焉。為是禱也。」

柳子曰：「苟然歟？吾亦有所大拙，儻可因是以求去之。」乃纓弁束衽，促武縮氣，旁趨曲折，傴僂將事。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：「下土之臣，竊聞天孫，專巧於天，謬轄璿璣，經緯星辰，能成文章，黼黻帝躬，以臨下民。欽聖靈、仰光耀之日久矣。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，貞卜於玄龜，將蹈石梁，款天津，儷於神夫，於漢之濱。兩旗開張，中星耀芒。靈氣翕欻，茲辰之良。幸而弭節，薄遊民間，臨臣之庭，曲聽臣言：臣有大拙，智所不化，醫所不攻，威不能遷，寬不能容。乾坤之量，包含海嶽，臣身甚微，無所投足。蟻適於垤，蝸休於殼。龜黿螺蜂，皆有所伏。臣物之靈，進退唯辱。仿佯為狂，局束為謟，籲籲為詐，坦坦為忝。他人有身，動必得宜，周旋獲笑，顛倒逢嘻。己所尊昵，人或怒之。變情徇勢，射利抵巇。中心甚憎，為彼所奇。忍仇佯喜，悅譽遷隨。胡執臣心，常使不移？反人是己，曾不惕疑。貶名絕命，不負所知。扑嘲似傲，貴者啟齒。臣

旁震驚，彼且不恥。叩稽匍匐，言語譎詭。令臣縮恧，彼則大喜。臣若效之，瞋怒叢己。彼誠大巧，臣拙無比。王侯之門，狂吠猙犴。臣到百步，喉喘顛汗。睢盱逆走，魄遁神叛。欣欣巧夫，徐入縱誕。毛群掉尾，百怒一散。世途昏險，擬步如漆，左低右昂，鬬冒衝突。鬼神恐悸，聖智危慄。泯焉直透，所至如一。是獨何工，縱橫不恤。非天所假，彼智焉出？獨嗇於臣，恒使玷黜。遝遝騫騫，恣口所言。迎知喜惡，默測憎憐。搖唇一發，徑中心原。膠加鉗夾，誓死無遷。探心扼膽，踴躍拘牽。彼雖佯退，胡可得旃！獨結臣舌，喑抑銜冤。擘眥流血，一辭莫宣。胡為賦授，有此奇偏？眩耀為文，瑣碎排偶。抽黃對白，喙哅飛走。駢四儷六，錦心繡口。宮沉羽振，笙簧觸手。觀者舞悅，誇談雷吼。獨溺臣心，使甘老醜。鬙昏莽鹵，樸鈍枯朽。不期一時，以俟悠久。旁羅萬金，不鬻敝帚。跪呈豪傑，投棄不有。眉臏頯蹙，喙唾胸歐。大赧而歸，填恨低首。天孫司巧，而窮臣若是，卒不餘畀，獨何酷歟？敢願聖靈悔禍，矜臣獨艱。付與姿媚，易臣頑顏。鑿臣方心，規以大圓。拔去吶舌，納以工言。文詞婉軟，步武輕便。齒牙饒美，眉睫增妍。突梯卷攣，為世所賢。公侯卿士，五屬十連。彼獨何人，長享終天！」

言訖，又再拜稽首，俯伏以俟。至夜半，不得命，疲極而睡，見有青袖朱裳，手持絳節而來告曰：「天孫告汝，汝詞良苦，凡汝之言，吾所極知。汝擇而行，嫉彼不為。汝之所欲，汝自可期。胡不為之，而誑我為！汝唯知恥，諂貌淫詞，寧辱不貴，自適其宜。中心已定，胡妄而祈？堅汝之心，密汝所持，得之為大，失不汙卑。凡吾所有，不敢汝施，致命而升，汝慎勿疑。」

嗚呼！天之所命，不可中革。泣拜欣受，初悲後懌。抱拙終身，以死誰惕！

斬曲几文

后皇植物，所貴乎直。聖主取焉，以建家國。亙為棟楹，齊為閾閫。外隅平端，中室謹飭。度焉以幾，維量之則。君子憑之，以輔其德。末代淫巧，不師古式。斷茲揉木，以限肘腋。欹形詭狀，曲程詐力。制類奇邪，用絕繩墨。勾身陋狹，危足僻側。支不得舒，脅不遑息。餘胡斯蓄，以亂人極！追咎厥始，惟物之殘。稟氣失中，遭生不完。托地墝埆。反時燠寒。鬱悶結澀，癃蹇艱難。不可以遂，遂虧其端。離奇詰屈，縮恧巉岏。含蠍孕蠹，外邪中乾。或因先容，以售其蟠。病夫甘焉，制器以安。彼風毒敗形，陰沴遷魄。禍氣侵骨，淫神化脈。體仄筋倦，榮乖衛逆。乃喜茲物，以為己適。器之不祥，莫是為敵。烏可昵近，以招禍癖。且人道甚惡，惟曲為先。在心為賊，在口為愆。在肩為僂，在膝為攣。戚施跂跂，匐匐拘拳。古皆斥遠，莫致於前。問誰其類，惡木盜泉。朝

歌回車，簡牘載焉。昭王市骨，樂毅歸燕。今我斬此，以希古賢。諂諛宜惕，正直宜宣。道焉是達，法焉是專。咨爾君子，曷不乾乾！既和且平，獲祐於天。去惡在微，慎保其傳。

宥蝮蛇文〈並序〉

家有僮，善執蛇。晨持一蛇來謁曰：「是謂蝮蛇。犯於人，死不治。又善伺人，聞人咳喘步驟，輒不勝其毒，捷取巧噬肆其害。然或慊不得於人，則愈怒，反齧草木，草木立死。後人來觸死莖，猶墮指、攣腕、腫足，為廢病。必殺之，是不可留。」余曰：「汝惡得之？」曰：「得之榛中。」曰：「榛中若是者可既乎？」曰：「不可，其類甚博。」余謂僮曰：「彼居榛中，汝居宮內，彼不即汝，而汝即彼，犯而鬥死以執而謁者，汝實健且險，以輕近是物。然而殺之，汝益暴矣。彼耕獲者，求薪蘇者，皆土其鄉，知防而入焉，執耒、操鞭、持芟，撲以遠其害。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，密汝居，易汝庭，不淩奧，不步闇，是惡能得而害汝？且彼非樂為此態也，造物者賦之形，陰與陽命之氣，形甚怪僻，氣甚禍賊，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。是獨可悲憐者，又孰能罪而加怒焉？汝勿殺也。」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，叩其脊，諭而宥之。其辭曰：

吾悲夫天形汝軀，絕翼去足，無以自扶，曲脊屈脅，惟行之紆。目兼蜂蠆，色混泥塗，其頸蹙恧，其腹次且，褰鼻鉤牙，穴出榛居。蓄怒而蟠，銜毒而趨，志蘄害物，陰妒潛狙。汝之稟受若是，雖欲為鼃為蝡，焉可得已？凡汝之為惡，非樂乎此，緣形役性，不可自止。草搖風動，百毒齊起，首拳脊努，呻舌搖尾。不逞其凶，若病乎己。世皆寒心，我獨悲爾。吾將吾庭。葺吾楹，窖吾垣，嚴吾扃，俾奧草不植，而穴隰不萌。與汝異途，不相交爭。雖汝之惡，焉得而行？

嘻！造物者胡甚不仁，而巧成汝質。既稟乎此，能無危物？賊害無辜，惟汝之實。陰陽為戾，假汝忿疾。餘胡汝尤，是戮是拽。宥汝於野，自求終吉。彼樵豎持芟，農夫執耒，不幸而遇，將除其害，餘力一揮，應手糜碎。我雖汝活，其惠實大。他人異心，誰釋汝罪？形既不化，中焉能悔？嗚呼悲乎！汝必死乎！毒而不知，反訟其內。今雖寬焉，後則誰賚？陰陽爾，造化爾，道烏乎在？可不悲歟！

憎王孫文〈並序〉

猨、王孫居異山，德異性，不能相容。猨之德靜以恒，類仁讓孝慈。居相愛，食相先，

行有列，飲有序。不幸乖離，則其鳴哀。有難，則內其柔弱者。不踐稼蔬。木實未熟，相與視之謹；既熟，嘯呼群萃，然後食，衎衎焉。山之小草木，必環而行遂其植。故猨之居山恒鬱然。王孫之德躁以囂，勃諍號呶，唶唶強強。雖群不相善也。食相噬齧，行無列，飲無序。乖離而不思。有難，推其柔弱者以免。好踐稼，所過狼藉披攘。木實未熟，輒齕咬投注。竊取人食，皆實其嗛。山之小草木，必淩挫折挽，使之瘁然後已。故王孫之居山恒蒿。然以是猨群眾則逐王孫，王孫群眾亦齕猨。猨棄去，終不與抗，然則物之甚可憎，莫王孫若也，餘棄山間久，見其趣如是，作《憎王孫》云。

湘水之滢滢兮。其上群山。胡茲鬱而彼瘁兮，善惡異居其間。惡者王孫兮善者猨，環行遂植兮止暴殘。王孫兮甚可憎！噫，山之靈兮，胡不賊旃？跳踉叫囂兮，衝目宣齗。外以敗物兮，內以爭群。排鬥善類兮，嘩駭披紛。盜取民食兮，私己不分。充嗛果腹兮，驕傲歡欣。嘉華美木兮碩而繁，群披競齧兮枯株根。毀成敗實兮更怒喧，居民怨苦兮號穹旻。王孫兮甚可憎！噫，山之靈兮，胡獨不聞？

猨之仁兮，受逐不校。退優遊兮，惟德是效。廉、來同兮聖囚，禹、稷合兮凶誅。群小遂兮君子違，大人聚兮蘗無餘。善與惡不同鄉兮，否泰既兆其盈虛。伊細大之固然兮，乃禍福之攸趨。王孫兮甚可憎！噫，山之靈兮，胡逸而居？

弔屈原文

後先生蓋千祀兮，余再逐而浮湘。求先生之汨羅兮，攬蘅若以薦芳。願荒忽之顧懷兮，冀陳辭而有光。

先生之不從世兮，惟道是就。支離搶攘兮，遭世孔疚。華蟲薦壤兮，進御羔褒。牝雞咿嚘兮，孤雄束咮。哇咬環觀兮，蒙耳大呂。堇喙以為羞兮，焚棄稷黍。犴獄之不知避兮，宮庭之不處。陷塗藉穢兮，榮若繡黼。榱折火烈兮，娛娛笑舞。讒巧之嘵嘵兮，惑以為《咸池》。便媚鞠恧兮，美諭西施。謂謨言之怪誕兮，反置瑱而遠違。匿重痾以諱避兮，進俞、緩之不可為。

何先生之凜凜兮，厲針石而從之。但仲尼之去魯兮，曰吾行之遲遲。柳下惠之直道兮，又焉往而可施？今夫世之議夫子兮，曰胡隱忍而懷斯？惟達人之卓軌兮，固僻陋之所疑。委故都以從利兮，吾知先生之不忍；立而視其覆墜兮，又非先生之所志。窮與達固不渝兮，夫唯服道以守義。矧先生之悃愊兮，滔大故而不貳。沉璜瘞佩兮。孰幽而不光？荃

蕙蔽匿兮，胡久而不芳？

先生之貌不可得兮，猶仿佛其文章。托遺編而歎喟兮，渙餘涕之盈眶。啁星辰而驅詭怪兮，夫孰救於崩亡？何揮霍夫雷霆兮，苟為是之荒茫。耀誇辭之黨朗兮，世果以是之為狂。哀餘衷之坎坎兮，獨蘊憤而增傷。諒先生之不言兮，後之人又何望。忠誠之既內激兮，抑銜忍而不長。羋為屈之幾何兮，胡獨焚其中腸。

吾哀今之為仕兮，庸有慮時之否臧！食君之祿畏不厚兮，悼得位之不昌。退自服以默默兮，曰吾言之不行。既俞風之不可去兮，懷先生之可忘！

三戒〈並序〉

吾恒惡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，或依勢以干非其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時以肆暴，然卒迨於禍。有客談麋、驢、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《三戒》。

臨江之麋

臨江之人，畋得麋麑，畜之。入門，群犬垂涎，揚尾皆來。其人怒，怛之。自是日抱就犬，習示之，使勿動，稍使與之戲。積久，犬皆如人意。麋麑稍大，忘己之麋也，以為犬良我友，抵觸偃仆，益狎。犬畏主人，與之俯仰甚善，然時啖其舌。三年，麋出門，見外犬在道甚眾，走欲與為戲。外犬見而喜且怒，共殺食之，狼藉道上，麋至死不悟。

黔之驢

黔無驢，有好事者船載以入。至則無可用，放之山下。虎見之，龐然大物也，以為神。蔽林間窺之，稍出近之，慭慭然莫相知。他日，驢一鳴，虎大駭，遠遁，以為且噬己也，甚恐。然往來視之，覺無異能者。益習其聲，又近出前後，終不敢搏。稍近，益狎，蕩倚衝冒，驢不勝怒，蹄之。虎因喜，計之曰：「技止此耳！』因跳踉大　，斷其喉，盡其肉，乃去。

噫！形之龐也類有德，聲之宏也類有能。向不出其技，虎雖猛，疑畏，卒不敢取。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永某氏之鼠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異甚。以為己生歲直子，鼠，子神也。因愛鼠，不畜貓犬，禁僮勿擊鼠。倉廩庖廚，悉以恣鼠不問。由是鼠相告，皆來某氏，飽食而無禍。某氏室無完器，椸無完衣，飲食大率鼠之餘也。晝累累與人兼行，夜則竊齧鬥暴，其聲萬狀，不可以寢，終不厭。數歲，某氏徙居他州。後人來居，鼠為態如故。其人曰：「是陰類惡物也，盜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！」假五六貓，闔門撤瓦，灌穴，購僮羅捕之。殺鼠如丘，棄之隱處，臭數月乃已。嗚呼！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！

謗譽

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，亦各有道。君子在下位則多謗，在上位則多譽；小人在下位則多譽，在上位則多謗。何也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，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，得其宜則譽至，不得其宜則謗亦至。此其凡也。然而君子遭亂世，不得已而在於上位，則道必合於君，而利必及於人，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，故可殺可辱，而人猶譽之。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，則道必合於君，而害必及於人，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，故可寵可富，而人猶謗之。君子之譽，非所謂譽也，其善顯焉爾。小人之謗，非所謂謗也，其不善彰焉爾。

然則在下而多謗者，豈盡愚而狡也哉？在上而多譽者，豈盡仁而智也哉？其謗且譽者，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？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，出一庸人之口，則群而郵之，且置於遠邇，莫不以為信也。豈惟不能褒貶而已，則又蔽於好惡，奪於利害，吾又何從而得之耶？孔子曰：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善人者之難見也，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，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。傳之記者，叔孫武叔，時之貴顯者也。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。是以在下而必困也。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，功利及於天下，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，向之謗之者，今從而譽之矣。是以在上而必彰也。

或曰：「然則聞謗譽於上者，反而求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是惡可，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！其所自善人也，則信之；不善人也，則勿信之矣。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，則已耳。如有謗譽乎人者，吾必徵其所自，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。其有及乎我者，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。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蹠，吾又安取懼焉？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，吾又安取榮焉？知我者之善不善，非吾果能明之也，要必自善而已矣。」

對賀者

柳子以罪貶永州，有自京師來者，既見，曰：「余聞子坐事斥逐，余適將唁子。今余視子之貌，浩浩然也，能是達矣，余無以唁矣，敢更以為賀。」柳子曰：「子誠以貌乎，則可也。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？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，故若是而已耳。吾之罪大，會主上方以寬理人，用和天下，故吾得在此。凡吾之貶斥，幸矣，而又戚戚焉何哉？夫為天子尚書郎，謀畫無所陳，而群比以為名。蒙恥遇僇，以待不測之誅。苟人爾，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！吾嘗靜處以思，獨行以求，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，下無以奉宗祀，近丘墓，徒欲苟生幸存，庶幾似續之不廢。是以償蕩其心，倡佯其形。茫乎若升高以望，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，故其容貌如是。子誠以浩浩而賀我，其孰承之乎？嘻笑之怒，甚乎裂眥。長歌之哀，過乎慟哭。庸詎知吾之浩浩，非戚戚之尤者乎？子休矣。」

愚溪對

柳子名愚溪而居。五日，溪之神夜見夢曰：「子何辱予，使予為愚耶？有其實者，名固從之，今予固若是耶？予聞閩有水，生毒霧厲氣，中之者，溫屯嘔泄；藏石走瀨，連艫糜解。有魚焉，鋸齒鋒尾而獸蹄，是食人，必斷而躍之。乃仰噬焉，故其名曰惡溪。西海有水，散渙而無力，不能負芥，投之則委靡墊沒，及底而後止，故其名曰弱水。秦有水，掎汩泥淖。撓混沙礫，視之分寸，眙若睨壁，淺深險易，昧昧不覿，乃合涇渭，以自彰穢跡，故其名曰濁涇。雍之西有水，幽險若漆，不知其所出，故其名曰黑水。夫惡弱，六極也；濁黑，賤名也。彼得之而不辭，窮萬世而不變者，有其實也。今予甚清與美，為子所喜，而又功可以及圃畦，力可以載方舟，朝夕者濟焉，子幸擇而居予，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，卒不見德而肆其誣，豈終不可革耶？」

柳子對曰：「汝誠無其實，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，汝惡得避是名耶！且汝不見貪泉乎？有飲而南者，見交趾寶貨之多，光溢於目，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，豈泉之實耶？過而往貪焉，猶以為名，今汝獨招愚者居焉，久留而不去，雖欲革其名，不可得矣。夫明王之時，智者用，愚者伏。用者宜邇，伏者宜遠。今汝之托也，遠王都三千餘里，側僻回隱，蒸鬱之與曹，螺蠯之與居。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，日侵侵以遊汝，闖闖以守汝。汝欲為智乎？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，使一經於汝，而唯我獨處？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，是則汝之實也。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，寧有說耶？」

曰：「是則然矣。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？」柳子曰：「汝欲窮我之愚說耶？雖極

汝之所往，不足以申吾喙；涸汝之所流，不足以濡吾翰。姑示子其略：吾茫洋乎無知，冰雪之交，眾裘我絺；溽暑之鑠，眾從之風，而我從之火。吾蕩而趨。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，以敗吾車；吾放而遊，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。以沒吾舟。吾足蹈坎井，頭抵木石，衝冒榛棘。僵仆虺蜴。而不知怵惕。何喪何得，進不為盈，退不為抑，荒涼昏默，卒不自克。此其大凡者也。願以是汙汝可乎？」

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：「嘻！有餘矣，是及我也。」因俯而羞，仰而籲，涕泣交流，舉手而辭。一晦一明，覺而莫知所之。遂書其對。

設漁者對智伯

智氏既滅范、中行，志益大，合韓、魏圍趙，水晉陽。智伯瑤乘舟以臨趙，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，務速取焉。

群漁者有一人坐漁，智伯怪而問焉。曰：「若漁幾何？」曰：「臣始漁於河中，今漁於海。今主大茲水，臣是以來。」曰：「若之漁何如？」曰：「臣幼而好漁。始臣之漁於河，有魦、鱮、鱣、鰋者，不能自食，以好臣之餌，日收者百焉。臣以為小，去而之龍門之下，伺大鮪焉。夫鮪之來也，從魦鯉數萬，垂涎流沫，後者得食焉。然其饑也，亦返吞其後。愈肆其力，逆流而上，慕為螭龍。及夫抵大石。亂飛濤，折鰭禿翼。顛倒頓踣，順流而下，宛委冒憒，環坻潡而不能出。向之從魚之大者，幸而啄食之。臣亦徒手得焉，猶以為小。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，其得益大。於是去而之海上，北浮於碣石。求大鯨焉。臣之具未及施，見大鯨驅群鮫。逐肥魚於渤澥之尾。震動大海，簸掉巨島。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。勇而未已，貪而不能止，北蹙於碣石，槁焉。向之以為食者，反相與食之。臣亦徒手得焉，猶以為小。聞古之漁有太公者，其得益大，釣而得文王。於是舍而來。」

智伯曰：「今若遇我也如何？」漁者曰：「向者臣已言其端矣。始晉之侈家，若欒氏、祁氏、羊舌氏以十數，不能自保，以貪晉國之利，而不見其害。主之家與五卿。嘗裂而食之矣。是無異魦、鱮、鱣、鰋也，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，可以懲矣，然而猶不肯寤。又有大者焉，若范氏、中行氏，貪人之土田，侵人之勢力，慕為諸侯，而不見其害。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。脫其鱗，鱠其肉，刳其腸，斷其首而棄之，鯤鯧遺胤，莫不備俎豆，是無異夫大鮪也。可以懲矣，然而猶不肯寤。又有大者焉，吞範、中行以益其肥，猶以為不足，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。驅韓、魏以為群鮫，以逐趙之肥魚，而不見其害。

貪肥之勢，將不止於趙，臣見韓、魏懼其將及也，亦幸主之蹙於晉陽。其目動矣，而主乃愀然。以為咸在機俎之上，方磨其舌。抑臣有恐焉，今輔果舍族而退，不肯同禍，段規深怨而造謀，主之不寤，臣恐主為大鯨，首解於邯鄲，鬣摧於安邑，胸披於上黨，尾斷於中山之外，而腸流於大陸。為蠡薨。以充三家子孫之腹。臣所以大懼。不然，主之勇力強大，於文王何有？」

智伯不悅，然終以不寤。於是韓、魏與趙合滅智氏，其地三分。